

# 伊斯坦布尔大学印象：建筑·宗教·记忆

高燕\*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厦门 361005)

**摘要：**2010年2月，笔者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参加第二届世界教育科学大会。会后，参观了伊斯坦布尔大学。本文从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建筑谈起，其建筑特色是伊斯兰风格，并融入东西方元素；伊斯坦布尔大学诞生于宗教更迭之际，她与宗教的关系若即若离，在回归伊斯兰的呼声中，她保持着固有的矜持与冷静；伊斯坦布尔大学历经风雨500多年，告别中古，却依旧有中古的情怀。

**关键词：**大学；建筑；宗教

## Impressions of Istanbul University: Architecture, Religion and Memory

GAO Ya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architecture of Istanbul University, which has the features of the Islamic style and incorporates and integrates elements of both East and West. Istanbul University was founded during the change of religion, and has an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religion. In the voice of resurgent Islam, she has maintained inherent restraint and sobriety. Istanbul University through more than 500 years, has bid farewell to the Middle Ages, but still holds the feelings of a place of the Middle Ages.

**Key words** university; architecture; religion

中图分类号：G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53-1203/C (2010) 4-0011

雨果说过，建筑是历史的史书。几千年来，建筑的文化价值一直被哲人和诗人所肯定。提到大学，作为特殊的社会机构，它的建筑文化价值一直是近现代人们关注的话题。而早期的大学“不是一块土地、一群建筑甚至不是一个章程，而是教师和学生的社团和协会。大学在开办时没有真正的地产，这一事实使得大学极富流动性。”<sup>[1]</sup>经过逐步演化形成的中世纪大学有了地产，有了属于自己的建筑，也就开始有了对大学建筑的探究。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

音符。建筑巨大的艺术容量和强烈的艺术表现能力，与人类心灵直接相通的抽象性所赋予的巨大的涵括力使得它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大学的建筑尤为如此，不然，何以谓之大学？

### 一 伊斯坦布尔大学与建筑

伊斯坦布尔大学主校区位于老城区，门口是古老的拜占庭广场，行人闲庭信步，鸽子飞

\* 作者简介：高燕，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起、落下。校门由古铜色、苍老的石头建筑结合而成，高大的穹顶使人一眼就看出是典型的伊斯兰建筑，中间是比较高的拱门，占到整个建筑高度的  $\frac{2}{3}$ ，一盏吊灯悬挂在正中间。拱门上面的梯形建筑上刻有三行文字，前两行是土耳其语的国家 and 大学的标志。下面一行是阿拉伯文，大意是 1453 年苏丹下令修建伊斯兰学校，这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渊源所在。正门一共有大大小小 9 个拱门，由 6 根古希腊科林斯式石柱支撑，如此巧妙地引入西方建筑的元素，令大门典雅秀丽。与中间庞大的建筑相比，左右对称的棱形建筑则显得秀气万分。顶层装饰有雉堞，感觉像一座军事堡垒。悬挂着的大钟在无声无息地滑动，一下子划过了 557 年的沧桑。正门旁边是一个小型花园，三三两两的人坐在石凳上或休息、或聊天，享受着午后的阳光。伊斯坦布尔大学校门既雄伟壮观又有和谐之音，既凝重端庄又活泼轻巧，掩映在花坛之后，又有羞涩含蓄之美，幽静通深的意味。

进入校门，笔直的大路，高大的梧桐，宽阔的草坪，玩耍的小猫，一下子把人带到了现代。阳光下，建筑群交互辉映，丰富生动。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行政主楼前面有一座古铜色雕塑，是 Mustafa Kemal Atatürk 总统带领两个开创未来的士兵，女兵手举火炬，男兵则扛着大旗，三人目光坚毅，让人肃然起敬。主楼一共三层，中间部分呈乳白色，三个拱门凸出来一些，两侧的建筑呈黄色，门窗主要是圆拱和方形，依次嵌入，层层变换，立体感极强。大厅均采用雄浑庄重的维多利亚柱式风格，东西两端并列八柱，建筑风格是希腊式的列柱与伊斯兰拱门有机结合。富有特色的是，各个学院的楼层并不高，一般三层左右，古老、斑驳的墙壁似乎把你带进了古老的中世纪。门洞甚至小到只能容一两个人出入，但大厅宽阔明亮，轻松舒适，给人豁然开朗之感，好像念了“芝麻开门”才由山洞钻进阿里巴巴的硕大藏宝库，或在幽暗的尘世中找到了一片世外桃源，令人惊喜万分。与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一致，狭小的门洞，宽敞的大厅，简陋的外在布置，精美的室内设计，处处充满对比，处处强调反差，这就是充满隐喻和象征性的伊斯兰建筑，它将宗教的狂热和

理智的冷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偏不倚地融入东西方的建筑元素，让人联想翩翩。当人类从艰难尘世中进入大学殿堂之后，亮堂的大厅营造了巨大的反差，让人顿然生发驱逐偏见狭隘之念，让人的心灵得以自由翱翔，这也是大学追求学术自由的象征吧。自然、随性也是伊斯坦布尔大学建筑的一大特色。校园里，随处可见拜占庭时期遗留下来的长短不一的石柱、残缺不全的柱檐，淡然地躺在草坪上，无需炫耀，无需展示曾经的辉煌。奥斯曼时期的贝亚兹特塔无言地耸立着。这种随性完全不同于国内大学建筑的刻意雕琢，这里建喷泉，那里立雕塑，刻意营造氛围，其实有时候，效果却如东施效颦。问题自然要追溯到工业革命，现代主义建筑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缺乏人情味，强调功能，否定建筑的灵魂，摩天大楼、钢筋水泥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病患！国内很多大学的建筑单调枯燥、千篇一律，火柴盒与豆腐块遍地，无味的、趋同的建筑形式使得人们的场所感丧失，方向感钝化，感性缺失，思想贫乏，又扼杀了多少人的创造性！

不远处的苏雷曼清真寺传来呼唤祷告的声音，耳边也突然响起久违了的南普陀和尚念经的声音。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语言，同样的祈祷，同样的虔诚。此刻，时间就在这里弥散，空间也在这里错乱。然而，这些凝固的音符又是如此活生生地在你眼前跳跃，使你的思想不停地穿梭在古代与现代，理性与感性，科学与宗教之间，这又是多么的有趣！大学与宗教如此神秘地在这里结合。伊斯坦布尔大学与清真寺果真相看两不厌吗？

## 二 伊斯坦布尔大学与宗教

宗教催生了大学，宗教直接或间接对大学产生着各种影响。我们知道，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诞生都跟宗教有关。伊斯坦布尔大学也不例外，但她又是如此的特殊。当君士坦丁堡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当索非亚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当经历了 1000 多年的基督教文明转向信奉伊斯兰教时，伊斯坦布尔大学应运而生。她背负着培养伊斯兰精英的重任，

背负着伊斯兰教义的精神。大学建立之初适应了奥斯曼帝国崛起的形式，努力成为造就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从最初建立神学院开始，从 Medrese (Madrasah) (伊斯兰学校) 到 Darülfünun (科学之家)，再到 Istanbul University 经历了 500 多年。她渐渐褪去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迈向了世俗化。但在这个特殊的国家，她的蜕变不只面对玫瑰，也有荆棘。

罗马帝国解体后，西罗马迅速灭亡，而拜占庭帝国却持续了 1000 多年，其文化教育在欧洲最为发达，对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拜占庭时期教会的权力始终未能超越世俗政权，世俗文化教育体系与基督教教会的文化教育体系长期并存，相互影响和对立斗争。<sup>[2]</sup>拜占庭王朝灭亡后，奥斯曼帝国继承了拜占庭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分宗教畛域，不拘意识形态差异。米勒特制度是最具特色的一种社会制度，即对被征服的非穆斯林人，采取非常宽容的宗教政策。一个英国旅行家的仆人在日记里曾经这样写道：“在奥斯曼帝国所有的城市里，每周有三种安息日：穆斯林逢周五休息，犹太人逢周六休息，而基督教徒则在主日休息。”<sup>[3]</sup>当然，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可以自由地改变宗教信仰，或成为穆斯林，但是对于穆斯林来说，背叛自己的宗教信仰就意味着死亡。伊斯兰教文化是东西文化融汇而成，和佛教及其基督教比较起来，其特色是注重现实生活的价值，而不幻想彼岸世界，它要求在为真主服务和实践神意的同时，更注重世间的需要和满足人生的需求。此外，它不会严密地控制思想自由和严酷地迫害异教学者。<sup>[4]</sup>在拜占庭处于衰落时期，伊斯兰教处于上升时期，其面对大众的教育方向，面向实际的教育内容，朴实易行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吸引了广大民众。奥斯曼帝国建国之后，宗教权威日益剧增，造成了学术的僵化，文化发展的停滞，高等教育依然是权贵子弟的特权，贫苦大众绝少成为高等教育的享受者。<sup>[5]</sup>

1924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宣布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废除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学校里不许开设宗教课程，严禁穆斯林女大学生在校园内佩戴宗教饰物。土耳其共和国

的宪法第三条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遵守建国者凯末尔·阿塔图克之民族主义原则的世俗国家，宪法第四条规定，宪法的前三条均不得修改且不得提议修改。二战以来，萧条的经济和棘手的社会问题使得土耳其社会成为伊斯兰教复兴的温床，面对两极分化加剧，社会腐败严重，犯罪率上升等问题，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否一定要牺牲伊斯兰教？其实土耳其建国几十年来，在土耳其社会各个阶层一直存在“教俗之争”，最终，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在现代化面前达成了妥协。从 1924 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废除神学院到 1996 年将其恢复，以及 1949 年安卡拉大学神学院的创立，这都表明土耳其伊斯兰教育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sup>[6]</sup>而不管是 2003 年法国伊斯兰学生的“头巾案”引发在穆斯林世界撩起轩然大波的《斯达西报告》还是 2004 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女生穿着伊斯兰服装被禁止上课一案，甚或 2007 年土耳其正发党所发起的支持女大学生在校园里佩戴伊斯兰头巾的修宪风波，宗教色彩在不断挑战着世俗主义者的极限。大学已经成为两者博弈的特殊阵营。大学与宗教在此消彼伏的博弈或者说是无声无息的战斗中，都带着共有的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品质迈向了骚动不安、追求自由多元的现代，两者是截然对立还是相互借鉴？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在公共教育制度实现世俗化的过程中，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坚守自己的立场吗？

其实，大学与宗教的关系在现代各国社会还是如此地剪不断、理还乱。欧美几个世纪以来，大学在朝着世俗化、多元化和现代化演变，却不完全否认宗教的价值，很多大学开设宗教课程，宗教的普世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伊斯坦布尔大学的雕塑里面有伟人，有不知名者，也有无名者，他们默默地守望着这个美丽的校园，盼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大学在变，但是弥漫在大学里宗教的普世色彩却在影响着几代人。当你亲眼看到孩子们，冒着雨，一刻也不停息地到清真寺，虔诚地洗手、洗脚、祈祷、叩拜时，不觉为这里的气息所吸引。这种坚定的信仰的味道早已渗透到在一墙之隔的大学的肌肤里，虽然大学会时不时地清洗自己，

但是永远不能改变自己的 DNA；大学散发的科学气味自然也会飘散到清真寺的上空，也许只会遭遇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命运。距离伊斯坦布尔大学不远的大巴扎每逢周日休息，在这个喧闹的集市兀然安静的时候，她与清真寺和大学演奏同一曲清冷之歌，又是多么的诙谐！

### 三 伊斯坦布尔大学与记忆

汉武帝尊崇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 200 年之后，拜占庭帝国建立并规定基督教为国教；1453 年奥斯曼帝国建立，皈依伊斯兰教，此时的中国已经处于衰败的明朝中期，忘掉的东西比学到的东西还要多；19 世纪的中国和土耳其都被帝国主义称之为“病夫”，饱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侵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一切特别权利。当我们在为我国近代化觉醒的缓慢感到遗憾时，土耳其和我们如此地相似，从相当于鸦片战争的 1607 年山塔战役到相当于辛亥革命的 1909 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跨越了将近三个世纪。伊斯坦布尔大学见证了这一漫长历史，在漫漫征途中，大学又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作为中世纪大学，她是否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呢？面对今天的情境，是欣然接受还是无奈以对呢？正如 Bob Dylan 在一首歌中唱到，一个男人要踏过多少路，才能被世人称之为好汉？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大海，才能在沙滩里长眠？一个人在世上要活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之身？我们不禁要问，一所大学，她要经历多少故事，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大学？她要屹立多少年，才能被世人传颂？她要拼搏多久，才能赢得真正的自由？

伊斯坦布尔大学创建之初是一所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伊斯兰神学院，1470 年增加了法律、医学等具有世俗性质的课程。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的冲击之后，终于在 1846 年设立历史、地理、哲学等课程，虽然有了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但是大学的管理理念、教学理念依然落后，学术思想依旧死水一潭。19 世纪中叶，德国大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很多国家的大学改革纷纷效仿。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伊斯坦布尔大学遂根据西方的大学理念进行了四次大的重组，“科学之家”就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它推崇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理念，也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核心理念。1924 年建国之初，“科学之家”被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大学，而此时经历了帝国主义战争摧残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已奄奄一息，仅有 6 名教授，6 名教授候选人，4 名讲师和 5 名外籍教授。如今在校人数已经近 6 万人，教师也达到了 16000 人，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500 强之列。我们不会为此感到惊讶，不会为她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巨型大学而感到惊讶，更不会为她已经脱掉了中世纪大学的衣裳而感到不适应。她的发展之路、发展节奏源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姗姗来迟，源于整个国民的觉醒迟缓。几十年来，伊斯坦布尔大学立足于现代社会的需要，力图保持大学的科学性与独立性，加速了土耳其西化的进度，这是肯定的，这也许是她作为大学的品质所在。从本质来看，伊斯坦布尔大学还是遵循了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她的发展属于一个自然过程。无论如何，中世纪大学发展到今天，无法回避历史，更无法回避其社会责任。在她努力适应社会，日益走向社会中心的时候，你说她懒散也好，傲气也成，笨拙也罢，她的性格特征鲜明地展现在人的面前。她唯我独尊，她自以为是，各个学院的标志依旧使用阿拉伯和土耳其文字，不用英文。这种性情表露，源于民族的自信，让人敬佩不已。也许这也是她保存记忆的独特方式吧。在校园里，遇到一个政治学院大一的女生，她神采奕奕地给我讲起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历史，以及她如何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和面试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和专业。她的言谈举止之中流露出无尽的自豪、喜悦，她的英文非常流畅，这也深深影响了我，这就是土耳其的年轻人，时尚，自信，充满了活力。

夜色苍苍，夜凉如水，在校园里面漫步，嗅到了中世纪大学的古老味道，而此伊斯坦布尔大学已非彼伊斯坦布尔大学，中世纪大学的色彩犹如一条河流，一去不返，虽然镌刻在建筑上的印迹历历再现中世纪的影像。我们只能说，伊斯坦布尔大学告别中古，却依旧有中古

的情怀。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既做过基督教帝国首都、又做过伊斯兰教帝国首都的城市，也是东西方世界神奇的交汇点。只要这个城市的记忆没有丧失，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记忆就不会消失。认真对待和坚持一种历史记忆，需要特殊的品质和勇气。大学的建筑存在，大学的记忆就存在，大学的文化基因就存在。大学的建筑在变，大学的身份在变，大学的理念也在变。“永远出发却永无抵达”，这或许是对伊斯坦布尔大学最好的诠释。

古代佛祖禁止和尚在一棵树下连住三宿，怕他对这一棵树产生了眷恋之心。在伊斯坦布尔呆了八夜十昼，对这个城市的感情与日俱增。

每天早晨，从老城区的蓝色清真寺、索菲亚教堂旁边拂身而过，可以感受到被净化的心在愉快地跳动；短短十天里，大雪、小雨、大风、阴冷、晴朗、多云的日子统统经历了一遍，天气变化多端，正如伊斯坦布尔大学还会有多少“头巾案”发生一样，难以预测。大学的建筑与大学的灵魂，大学的适应与大学的落后，大学的张扬与大学的保守，在这里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又是多么神奇而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回来。

(在撰写本文过程中，作者得到潘懋元教授及导师邬大光教授的精心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 参考文献

- [1] [美] 戴维·林德伯格著 西方科学的起源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215.
- [2] 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33.
- [3] 黄维民. 奥斯曼帝国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0: 192~194.
- [4] 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73.
- [5] 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83.
- [6] Istanbul Brief History [EB/OL]. 伊斯坦布尔大学网站, 2010-3-10. <http://www.islem-istanbul.edu.tr/index.php>.
- [7]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 [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 569.